

袍裡帶走了。
人們呆呆的望著他的背影，直到他消逝在教堂通往修道院的那條長長的走廊裡。

「你為什麼要攔阻我？神父，這樣的怪物應該扔到火裡去。」
「不，我要收養他。」年輕神父心平氣和的說，接著把嬰兒抱在長

袍裡帶走了。
然阻止他說：「等等。」
當一個急性子的男人伸手抓住正在哭叫的嬰兒時，年輕神父驀地凍

目光炯炯，一臉嚴肅。

「一位年輕的神父站在教堂門口，默默的看著一切。他的額頭寬闊，
「要造就快點。」人們逐漸的興奮起來。
「對阿！那是最好的辦法。」

「對阿！那是最好的辦法。」

「要造就快點。」人們逐漸的興奮起來。

一位年輕的神父站在教堂門口，默默的看著一切。他的額頭寬闊，

目光炯炯，一臉嚴肅。

當一個急性子的男人伸手抓住正在哭叫的嬰兒時，年輕神父驀地凍

然阻止他說：「等等。」

「你為什麼要攔阻我？神父，這樣的怪物應該扔到火裡去。」

「不，我要收養他。」年輕神父心平氣和的說，接著把嬰兒抱在長

袍裡帶走了。

人們呆呆的望著他的背影，直到他消逝在教堂通往修道院的那條長長的走廊裡。





克羅德既不讓他讀書、寫字，也不讓他接受任何教育，只希望他像隻訓練有素的凶狗一樣，只懂得服從命令。怪不得加西莫多沒有一點思考能力，相反的，臂力卻一天比一天更強，性情愈發粗暴，動不動便抓起東西亂丟。

加西莫多最喜愛的東西是大鐘。走廊上鐘樓裡有一個，還有兩個在高塔上面，聖母院裡一共有三個大鐘。說起來很可笑，他竟然愛上使他耳聾的鐘，但他從來沒想過耳聾的事。這三個鐘裡面，他尤其喜愛每逢節日必打的、南塔那個最大的鐘。當他望著它時，心裡會情不自禁的感到無上的欣喜，眼睛也發射出閃爍的光芒。

「去，去敲鐘。」克羅德這麼一說，加西莫多便像猴子似的，一口氣跑上螺旋形的樓梯，一把抓住繩子，拚命的搖。

這一搖，差不多像一頭牛一樣大的鐘，便「噹噹」的響了起來。加西莫多便會瘋狂的吶喊著：「哇！」然後是一陣狂笑。鐘擺得愈快，他就愈高興，嘴裡甚至還不斷的冒著唾沫，僅有的一隻眼睛也炯炯發光，到處跳來跳去。

莊嚴的鐘聲噹噹的響著，震撼了整個寶塔，響徹整個巴黎市。試想那時在塔裡的一個醜巴怪駝子，豎立著頭髮，齜牙咧嘴的叫著跳著的情景吧。這幅奇異的情景，該怎麼形容才好呢？

話又說回來，克羅德離開窗邊，走回桌



色的光芒從天花板上的活門射了進來，同時聽到拔鐵門的聲音，接著鐵門嘩啦嘩啦的被拉開了。她閉上了眼睛，因為長時間關在黑暗裡，一遇到光線她便覺得刺眼。

當她再度睜開眼睛，竟然看見眼前站著一個人影，人影的手裡拿著一支蠟燭，從頭到腳全是黑色，看起來像一塊垂掛在那兒的黑幕似的。愛斯梅哈爾達眼睛睜得大大的凝望著他，好像看到死神出現一樣，那人一聲不響的站在那兒。雖然沒有風，蠟燭的火焰卻不停的搖晃著，將兩個搖動不止的大影子投射在牆上。

愛斯梅哈爾達終於打破沉默，問：「你是誰？」

「我是神父。」他冷淡的嗓音使愛斯梅哈爾達愣了一下。「怎樣，是不是準備好了？」神父問。

「準備什麼？」

「準備受死。」

「我什麼也不想。」愛斯梅哈爾達的面頰上流著



變得頹然無力了。她悲傷的望著那女人的面孔，低聲的問：「能不能告訴我，我到底對你做了什麼壞事呢？」

「埃及女郎，我恨你！埃及女郎，你知道你們那些夥伴都犯了些什麼罪嗎？我告訴你吧，我有個很可愛的女兒，他們把她偷走了。然後、然後把她殺死了！」

「那時候，我也許還沒出生呢。」

「不，你一定出生了。如果我的女兒還活著，應該也跟你一樣大了吧……我在這兒度過了十七年的時光，這十七年裡我每天都以淚洗面。

今天，該輪到我來殺死埃及人的孩子了！」

「但是，那不公平啊，那並不是我的罪過呀！」愛斯梅哈爾達偷偷的撫摸一下胸前的護身符，心想：「他們告訴我，只要護身符在身邊，

不管遇到多大的危難，總會得救的。」

但是巴格特狠狠的一伸手，便把它搶了過去。

「啊，你不要拿這個！」

「這是什麼鬼東西，我要撕掉它。」巴格特說著，一下子便把它咬破了。剎那間，

她「啊」的驚叫了一聲。

「這是鞋子，一隻鞋子呀！」巴格特像說夢話一樣，急忙拿出她身邊的一隻小鞋

子，和愛斯梅哈爾達護身符裡的那隻，互相比對了一下。居然一模一樣！

